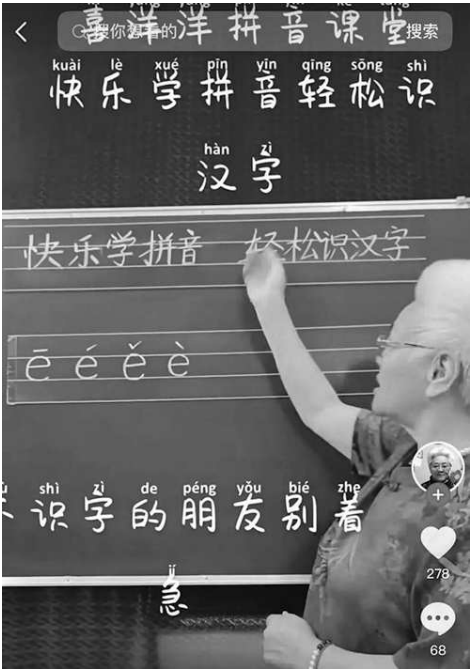


73 岁奶奶教人学拼音、学识字

她的直播间“藏着”上万成年人的秘密

在直播间里，她既不唱跳，也不带货，而是教人学拼音、学识字。教拼音是杨维云过去 50 年最熟悉的事情，不同的是，她现在面对的学生大多是成年人。这个直播间，“藏着”很多成年人的秘密，也成为满足他们识字的出口。通过这样特别的课堂，有人学会写自己的名字，有人找到了工作。



杨维云在网上直播教拼音

不识字的成年人

“今天我们来学复韵母 ai、ei、ui……”杨维云站在黑板前，穿着黄色卫衣，脖子间系着一条粉色丝巾，与她的满头白发形成鲜明对比。

如果单听杨维云中气十足的声音，很难猜到她今年已经 73 岁。杨维云是安徽淮南人，曾在宿州市一所小学任教 30 年，教一年级至六年级的语文课。后来，她又做了 20 年幼儿园园长。退休以后，杨维云总想做些事情。

喜欢体验新鲜感的杨维云，就开始玩短视频平台。这也让她动了在网上直播教拼音的念头。“我教了一辈子语文，几十年都是和拼音打交道。”

2021 年 5 月 17 日，杨维云的“喜洋洋直播课堂”开起来了。之所以叫“喜洋洋”，杨维云说，“孙子喜欢看喜羊羊动画片，我又姓杨，孙子总喊我‘喜羊羊’。”杨维云自信，这个名字一定能赢得孩子们的喜欢。然而第一堂直播课，观众只有个位数。“就算只有一个学生，我也教完。”这堂课，杨维云坚持讲了两个多小时。

杨维云原本定位的受众是学龄前后的孩子，课程主要是“幼小衔接拼音教学”。但她逐渐发现，直播间里“藏着”很多不识字的成年人。“我也是偶然间发现很多不识字的成年人生活在自卑中，他们不敢去陌生地方，担心自己教不好小孩，打工看不懂老板的文字指令。”于是，杨维云的课堂任务又加了一项“成年人零基础学拼音识字”。

“很多成年人错过了上学的机会，他们才是真正要识字的群体，我想给这些成年人一个新的起点。”就这样，杨维云在直播间有了一批特殊的学生。

第一次当学生

直播间这端，杨维云写着又大又清晰的板书；直播间那端，超万人透过小小的手机屏幕在线上上课。在杨维云直播间里学习的人，最长者 72 岁。

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，全国不识字的成年人一共 3800 万。并且，这个群体里女性占比达 75%。他们进入直播间，企图跨越过去几十年的障碍。

去年夏天，王玉(化名)进入杨维云的直播间。王玉当过女儿、妻子、母亲，这是她第一次当学生。在直播中，杨维云发现

王玉不敢连麦，不敢说话。后来，杨维云知道，因为不认识字，王玉不会坐车，自己连娘家都回不去。王玉不敢在人前讲话，怕别人知道她不识字，就看不起她。

每天起床后，王玉就要面对“生计”和“琐事”。她要照顾生病的婆婆，再送两个孙子上学，然后带上午饭跟丈夫去打工。直到晚上回家，把孙子安顿好，把婆婆照顾好，她才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。这个时候，王玉就进入直播间，跟着杨维云学拼音学识字。杨维云发现她进入直播

间，就会有侧重地教她。

王玉每天中午有 40 分钟吃饭和休息时间，每次热饭等待的时候，她就匆匆进入直播间，把前一天学习的内容读给杨维云听。

“像王玉这样的学生有很多，大家需要我。”中午吃饭的时候，老伴儿喊杨维云吃饭，她却总是迟迟不下播。杨维云知道，大部分成年学生都是挤出时间来上课。她坚持早上八点半和晚上八点半开两场直播，最晚的时候，杨维云播到近夜里零点。

自尊心

从教 50 年，杨维云教过很多孩子启蒙识字。但她发现，成年人学拼音学识字却要比想象中难得多。有些成年人会偷偷进入直播间学习。杨维云明白他们难以启齿的原因，“我们要保护他们的自尊心，给他们练习的空间。”

张梅(化名)是杨维云的学生之一。她出生在农村，没上过学，每天跟麦子、玉米打交道。结婚后，张梅跟着丈

夫到大城市打工。张梅的城市生活并不顺畅。她带着二宝上幼儿园，老师让她填写一个表格。张梅说，自己不会写字。老师写好后，让她照着誊写下来，结果她把名字填在了孩子姓名那一栏。张梅的脸羞得通红。

学校老师布置作业或者发布通知，张梅总是用手机拍下来，等丈夫下班才能告诉孩子。为了避免尴尬，张梅很少

与别人交流，她也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。

张梅一有时间就进入杨维云的直播间听课，杨维云看到她，就会跟她连麦，带她跟读。张梅也从不敢说、不会说，到现在只要是注音版的字，就能准确读出。

张梅告诉杨维云，她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，还找到了工作。

希望看到学生毕业

“直播间里的学生比较特殊，他们各有各的要求。”尽管有着 50 年教学经验，杨维云在下播后还是会仔仔细细备课。

“我琢磨着用什么办法能够让他们学会，用什么办法让他们学会以后不容易忘记。”杨维云说。

最初杨维云不会剪辑视频，她就把手机支起来，自己在黑板前讲课，然后转回到手机后查看效果。常常需要反复录制几十遍，她才能剪出满意的视频。

直播间里，杨维云不带货，不收报名费，也不收学费。有的学生在直播间里“飘小心心”，连续“飘”两三个，杨维云的老伴儿就喊，“不要再送了”。即便身体不舒服，只要一打开直播，杨维云就像换了一种状态。杨维云说，“只要有人来，哪怕只有一个人，我就教。”

直播之外，杨维云的生活几乎没有闲时候。她每天五点半起床，跟着队伍打连厢，然后回家做直播。下午，杨维

云参加腰鼓队，跟小区的老姐妹一起跳广场舞，晚上继续开直播。这样的生活，让杨维云感觉自己是“有用的人”。在杨维云的视频账号下有无数留言，她总是认真看完。“我没有念过书，现在跟着老师学，能写很多字了。”“我 49 岁了，现在学还来得及吗？”“我 72 岁都学会了。”

“希望看到学生毕业。”这成了杨维云最大的愿望。

(综合整理自齐鲁晚报、北京青年报)

相关链接>>>

不识字群体不该被忽视

识字的苦恼，那时我祖父给她的信件或旧物，她多会拿给我“认字”，但当时的我并未往心里去。在她去世多年之后，我才明白，我本来是可以教会她一些字的。

很多时候，人们热衷于渲染“知识爆炸”带来的高亢体验，对于不识字现象则会下意识无视和回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识字、不识拼音的痛楚淤积在不为人知的地方，鲜有人关切。而杨维云的主动作为，“不经意”地开启了一场深度改变，带来了一场课内课外的共情。

数据告诉我们，不识字的痛楚，绝不只是个体的遗憾。

据报道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，全国不识字的成年人一共 3800 万，这个群体里女性占比达 75%。杨维云的一个直播间就获得了几万名学生，这样的求知需求，隐隐代表着一个广阔的“市场”。这个“市场”有待于有识之士们去进一步开掘。

比起当年的“扫盲”，新媒体时代的“拼音补课”，具有双重意义：帮人

识字、识拼音，既让人消解了缺憾，完成了基础性的训练，又让人可以借此展望更广阔、更友好的生存空间。识了字，还可以使得“文化课”和人生际遇发生“化学反应”，令个体少一些挫折，少一些不便，乃至开启改写命运的故事。例如，杨维云的学生张梅(化名)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，还找到了工作。

3800 万“不识字”群体的存在，无形中“提交”的是一份对于知识的渴望、对于常识教育的需求。一个人的直播间毕竟资源和力量有限，要想消解众多不识字者的困窘，帮助他们取下身上的“文盲”标签，需要更多的“杨维云”。令人欣慰的是，杨维云并不孤独。有报道提及，不少类似的主播都在将识字的希望带给更多人。

应该看到，“杨维云”们的主动作为，是对知识普及项目的有益补充。近年来，不少基层政府机构兴办的各类识字班，对于减少不识字人口起到了核心作用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乐见民间识字课和政府识字项目的共鸣与合作。

(伍里川/中国青年报)